

学。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星拱校长对学生训话：“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，绝没有放弃的一天，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。教育部命令各校，不到最后一日，弦歌不辍。”弦歌固然不辍，可又一个春天过完的时候，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的信。他告诉她，张大飞在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，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。

张伯苓之子张锡祜，和齐邦媛一样曾就读于南开中学，和张大飞一样曾搏击长空、一样在抗战时阵亡。幸而烟尘满面的烽火岁月里不只是令人心恸的牺牲，还有重逢。王佐良写道：“……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，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。日本人穷追，他的马倒了地，传令兵死了，不知多少天，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，在热带的毒雨里，他的腿肿了。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，放逐在时间——几乎还在空间——之外，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，更不能支持了，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，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。而在这一切之上，是叫人发疯的饥饿。他曾经一次断粮到8日之久。但是这个24岁的年青人，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，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。……他的名字是穆旦，现在是一个军队里的中校，而且主持着一张常常惹是非的报纸。”

穆旦，原名查良铮，金庸的堂兄。他在《森林之魅——祭胡康河上的白骨》这首诗里慨叹：“在阴暗的树下，在急流的水边 /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，在无人的山间 /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/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”。至于为什么甘愿冲锋陷阵、抛洒碧血甚或埋骨异域，他的另一首诗早已提供了答案——

“当我呼吸 / 在山河的交铸里 / 无数个晨曦，黄昏，彩色的光 / 从昆仑，喜马，天山的傲视 / 流下了干燥的，卑湿的草原 / 当黄河，扬子，珠江终于憩息 / 多少欢欣，忧郁，澎湃的乐声 / 随着红的，绿的，天蓝色的水 / 向远方的山谷，森林，荒漠里消融……”

因为母国的景色，因为故土的乡愁，因为基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、“家”的记忆与味道。



穆旦，入缅对日作战前摄于昆明。

我心匪石

昆仑，喜马，天山。黄河，扬子，珠江。山河迤迤，岁岁年年。关中秋日高远的天空，塞北朔风卷过的白雪，江南春雨滴绿的芳树；还有衡州的大雁、河东的酒、洛阳的石窟、凉州的坝；还有《诗经》《楚辞》，李杜篇章，破阵乐与霓裳曲，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苍茫……还有汪曾祺《跑警报》里的超拔风度：“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，（我们这个民族）都用一种‘儒道互补’的精神对待之。这种‘儒道互补’的真髓，即‘不在乎’。这种‘不在乎’精神，是永远征不服的。”还有罗庸在西南联大简陋的教室里从容授课，从讲台走下，靠近木格子的窗口，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，凝神，一会儿说：你们看，那远处就是长安，就是终南山。

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神州锦绣，万死不辞。为了守护生我养我的地方，为了挽住处处明媚的风光，这个陷于忧患的民族努力挺直了脊梁，毕竟是压不垮的。许